

歷朝

五十三種

部

觀大

百一

古今說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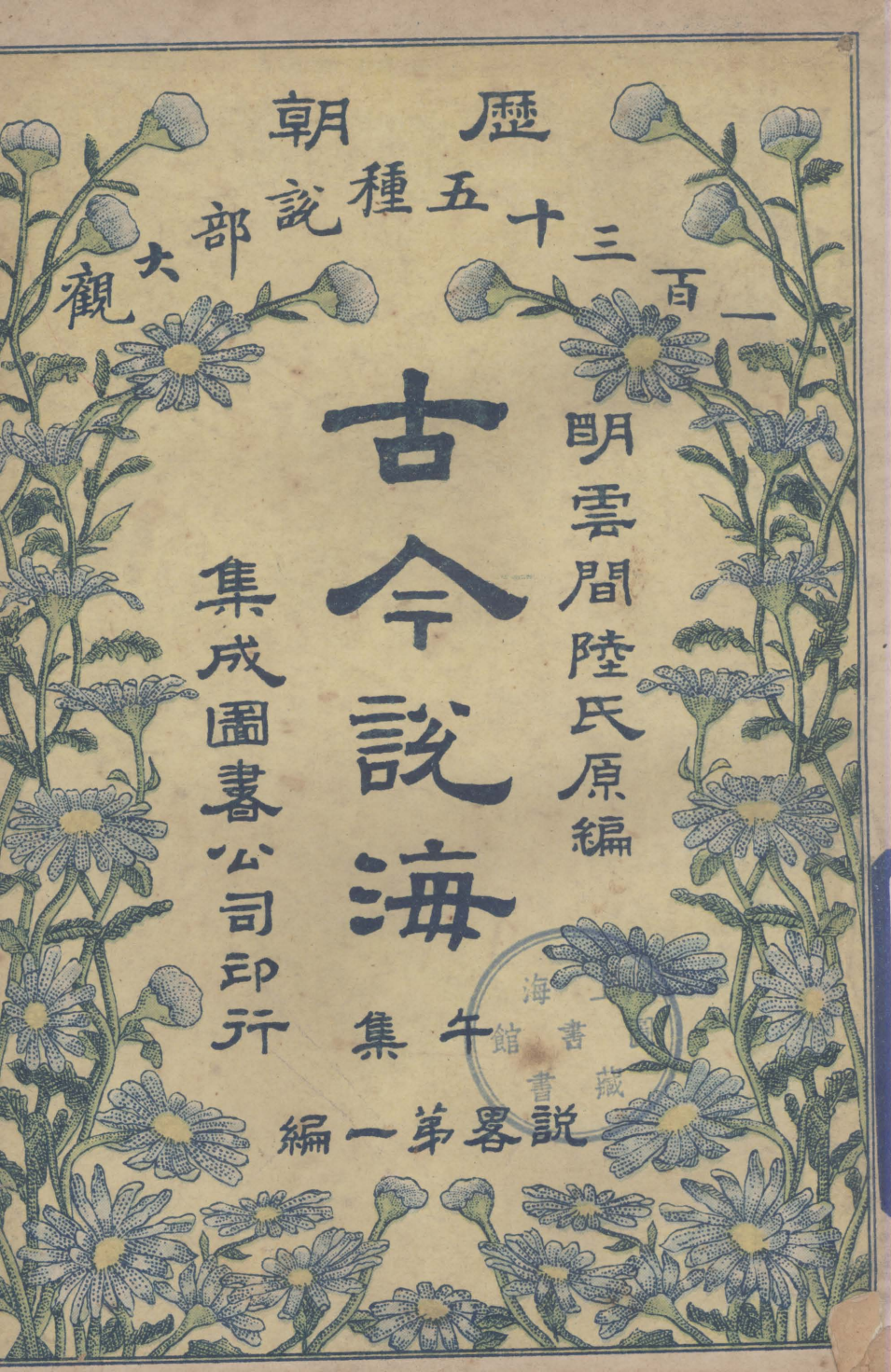
明雲間陸氏原編

集成圖書公司印行

集牛

海書館藏

編一第畧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132B

明
雲
間
陸
氏
原
編

說
略

集
成
圖
書
公
司
印

宣統元年季冬月
第二次印於上海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默記三卷

宋王銍撰銍有補侍兒小名錄已著錄此編多載汴都朝野遺聞末一條乃考正陳思王感甄賦事周輝清波雜志嘗疑其記君洙扼吭之妄又其中所引江南野史李後主小周后事參校馬陸二家南唐書無此文則亦不能無誤然銍熟於掌故所言可據者居多如宋太祖以周世宗幼子賜潘美爲子事似不近理而證以王鞏所記乃併其子孫世系一一有徵則尹洙事或傳者已甚鞏未察而書之小周后事則今本江南野史已非完書其文在佚篇之內均未可知未必盡構虛詞也惟所記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見火輪小兒知宋將代周一書涉於語怪頗近小說家言不可據爲實錄耳

古今說海

說略目錄

甲集四卷

默記

朝野遺紀

乙集四卷

墨客揮犀

山房隨筆

丙集三卷

諧史

丁集二卷

鐵圍山叢談

戊集三卷

宣政雜錄

靖康朝野僉言

續墨客揮犀

聞見雜錄

昨夢錄

三朝野史

孔氏雜說

瀟湘錄

三水小牘

談藪

己集四卷

清尊錄

睽車志

話腴

朝野僉載

庚集四卷

古杭雜記

蒙齋筆談

文昌雜錄

就日錄

辛集三卷

碧湖雜記

錢氏私誌

遂昌山樵雜錄

壬集三卷

高齋漫錄

桐陰舊話

霏雪錄

癸集二卷

東園友聞

拊掌錄

已上雜記家總三十二卷

古今說海

默記

說略一雜記一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所以世宗才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顰蹙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欄乘轎子出居天清寺

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

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卬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搯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卽命速退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而藝祖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師其美明者自云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間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王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上鉉辭賓主之禮李王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

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尙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畱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聖曰孩兒且許大也昭陵出閣以爲春坊謁者後擢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宮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爲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有自弼皇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拜歲月非弼進擬出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樊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爲狂人而黥之知其實非狂人也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卽位避藩邸諱改名孜頗疎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諡勤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臥內茂實岸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其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子與邸中作壻此可怪也

神宗初卽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皇帝知公早虛

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行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創發之故虜乃不共戴天之讐反捐金繒數十萬事之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之志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爲侍禁約婚慈聖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牆避之后卽時還父母家俄選爲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爲有道之士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一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

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邪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誥勅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求所謂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扑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慶曆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爲公銳意言事如論

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卽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贓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部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而臣實耻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處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鄙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勸張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勸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堅勸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貲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

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家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顧弭事端潛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闕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役跡其阿比之意尙興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荊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前昭明主之於其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矣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關州外爲舉人上書極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書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貫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

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帘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決無患矣
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
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亦大笑而已謂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
戚屬莫不如此固可以久安邪此傳晏元獻手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
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龍袞江南錄云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入輒數日而
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王歸朝後與金陵
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
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
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
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
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翌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

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嚙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旣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旣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卽斬皇甫暉頭者

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簀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接則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眞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於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默記終

宋王銍撰

古今說海

宣政雜錄

說略二 雜記二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狐不動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即日得旨壞狐廟亦胡犯闕之先兆也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頰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於家蓋人妖而女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髯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番月餘人傳曰於某處看胡兒也亦胡寇之警云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効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成不見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

在後頭此亦虜讖而兆禍可怪

政和中宗室士頓所居鈍軒忽生白芝數本於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爲和氣次年士頓死又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春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生於正寢附臥榻後屏風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戮身之禍

宣和庚子滄州南皮縣弓手張德平日以健勇擒捕有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疫死半歲墓中忽有聲人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露出其面矣及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爲異類父曰我以殺平人多獲此報子可作屋置我於中開竅於頃時出頭四望以肉餉我日十餘斤足矣年餘身漸大所食增多家貧謂其子曰我雖壞爾財物切無害我若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生爲白蛇則天下兵矣子憤其妖曰此正喪門神也殺之乃所以止兵乘醉礪刃斷之蛇奮躍展轉壞屋宇桑麻數里

宣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生勇於力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卽勸母去母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買藥

時田生尙寢倚乃闔戶持刀殺田生連十餘下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宛轉血中隣人排闥入倚曰吾母以身歸田生執爨具飯孔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嘗得田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力斷其首卽以刃付邏卒束手就執旣行猶回視諸人曰好視吾母行人皆爲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爲讞上上哀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卽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蓋會昌中汰僧碑也字皆剗缺磨滅不可讀惟八字獨存云僧盡烏巾尼皆綠鬢僧惡而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碑言

唐武后昇中述志碑后自撰睿宗書極壯偉在嵩山下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

碑詔從之

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爲戲云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以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徽宗崇甯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於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於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卽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怪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人至今呼之上曰此乃亂世之主後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此橋因不食而去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嗥

無復聞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靖康未虜
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晉書載盧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
雄二雛後里中猶有蠻狄之禍况此聲舉城之多邪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
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稱贊取對精切格韻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年
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宣政雜錄終

古今說海

靖康朝野僉言

說略三雜記三

靖康元年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至京城下粘罕於城南青城屯兵幹離不於城北劉家寺屯兵環城列柵分地爲必拔之計

閏十一月初六日卯時有大星東南落流光數丈初七日不見斗二夜初八日夜遣火焚蔡京宅火光亘天鄰屋無所犯明旦士庶觀之咸謂國家召禍造端乃蔡爲首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鄰實本天意

二十六日早城南百姓相驚云向北金兵下城入五嶽觀醴泉觀陳橋南薰封丘門皆有金人下城殺人劫取財物城中百姓皆以布被蒙體而走士大夫以綺羅錦繡易貧民衲襖布袴以藏婦女提攜童稚於泥雪中走惶急棄河者無數自縊投井者萬餘哭聲徹天軍民踰城出走者十餘萬人城外爲番兵殺死者居半是夜上在小殿中抱太子內侍止三四人餘皆遁道君自龍德宮徒行入大內與諸王妃主相聚哭亦有遁於民間者

二十八日夜彗星見其長亘天二十九日日出赤如血

十二月初一日帝出南薰門初三日見二酋初四日還復入南薰門城中百姓父老捧香列拜呼萬歲而泣涕者不知其數

靖康二年丁未正月初十日上出郊至十五日方見二酋士庶每日望車駕還內時大雨雪十餘日不止王宗洸自軍前傳詔云元帥畱上打毬未得晴俟打毬畢卽還內士庶聞之各請僧道作道場祈晴又願車駕早還大內自諸王宗室執政侍從寺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貼黃榜自宣德門至南薰門羅列道場百姓忠義之士然頂煉臂跪於南薰門父老持香爐於雪中跪拜哭泣十餘日百姓每日御街上候駕時雨雪大凍餓死者無數

二十九日軍前索教坊內侍等四十五人露臺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宮女數百人先是權貴歌舞及內人自上皇禪位後皆散去至是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尋矣哭泣之聲徧於閭巷聞者不勝其哀

二月初七日上皇與諸王后妃以下乘金銅車子出詣虜營內人宦官多相攜步從

諸王三十二人駙馬四十七人百姓見之咸知將欲廢立驚憂戰慄心膽喪亂皆不樂生市井小人張目相視色若死灰人心大擾畱守司恐軍民亂致金人縱兵乃出榜曰太上道君皇帝并妃嬪諸王詣軍前懇元帥乞車駕還內軍士宜各體國安業不得亂有驚疑見者咸知其虛誕矣

朝野僉言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朝野遺記一卷

舊本題宋無名氏撰載南渡後雜事稱寧宗爲今上而又有寧宗字又稱理宗爲今東宮頗爲不倫亦似雜採小說爲之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往往此類也

古今說海
說略甲集
朝野遺紀

古今說海

朝野遺紀

說略四 雜記四

和議成顯仁后

徽宗后 韋氏

將還欽廟挽其輪而曰蹠之第與吾南歸但得爲太一宮主

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

高宗 第九后

不能卻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有瞽吾目乃升

車既至則是間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中貴導之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朗更煩終始其右報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畱謝之皆不答方啜茶遽索去后固詢其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不相忘略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卽出時上方視朝也仗下入長樂大驚急跡訪之寂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東朝圖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逆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蹠七百餘人俱受害行都固未知也一日京師舊輦官二人閒步景靈宮於是淵聖衣羽衣入門趨殿輦官駭甚從而迹之無見也一念所鍾神遊尙不忘故國耶

車駕在維揚魏公方居臺院妙應師館其家一日師自外謂公曰適見城中人有死氣者七八度不應如是之衆此必虜至之徵矣宜早勸上渡江爲要妙應相法極神張氏素信之入奏乞早移蹕然上意欲觀燈然後南巡也未幾粘罕遽至翠華亟行城中死者果無數

方伯彥潛善象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汪黃傲然謂無事故上每不知處比江都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董腐故明受殂後後宮皆不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非獨以和戰異議亦追歸來望思之怒耳

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凶狂耳春宮未辨菽麥而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過矣唐睿宗嘗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皆諒其非出於已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老尙能言蓋當時併乳媪掩之云

航海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頤浩以大義諭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遜倡率者呂皆側用印記事定悉別而誅賞之

乘輿初涉鎮江羽衛介冑間止一黃扇存耳欲發羽檄下四方而庚符不可得朱鬆又非立談成者忽遽中取祖廷彤几折而代置焉

莊文既薨孝廟白德壽扶立光宗未宣鎖之夕德壽故召魏王宴宿宮中泊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而魏邸出麻之宣城矣復見高廟亦有愠言曰翁翁爾愷却使三哥越次做太子帝語索謾戲撫之云兒謂官家好做做時煩惱云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青城淚不已祀故止而壽仁復至玉津行園亦犯玉女宓妃之戒丙夜將臨星月尙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搢大圭裂風倏起劈歷一聲燎火御幕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雨電交擊衆皆暗中自救不暇莫能措手稍霽則已曙亦不容卽禮矣聖體遂苦風眩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所執鎮圭殿中監已授扶侍御藥不知所在一時策命宰臣望祀車駕亟歸瘵疾雖御樓之類悉不能舉矣

重華間上疾自臨大內撫視上噤不知人但張口嚙言耳壽皇憂且怒呼李后而數之云宗廟社稷之重汝不謹視上使之至此今將奈何一時忿極遽曰萬一不復當

族汝家既將往東朝召畱正責之曰汝以爲相不強諫何事正曰臣非不言奈不聽何帝曰爾自後須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畱渠細語之其言止是爾光宗既愈后泣謂曰嘗勸哥哥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皇幾欲族妾家何負何辜既而聞畱正所得聖諭謂若更過宮決被畱不可還矣光宗已有恇忡之候此語既入故終乃畏父玉輦無近於龍樓云

光廟逾年不朝東內壽皇挾挾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鬪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尙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

紹熙在鶴禁有意受終而難發言也數擊鮮于慈福后詢近侍大臣屢排當位故旁側有奏曰意欲娘娘爲趣上爾后笑壽皇至東內從容問語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曰臣久欲爾但見孩尙小未經歷故不能卽與之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後來儲邸度長樂必已及之矣備具狀爲壽者再后不能已語之曰吾亦嘗諭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幘稟后曰臣已白髮尙以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謂高廟遜壽皇於盛年爾

光宗既退居每恨既往時成敗瞑目瞋罵或慟哭壽仁后輒奉觴以解陶之以是爲常雖宮門外事不欲動其心然久亦覺知矣初郊祀成恭謝回轡御樂聲達於內光宗問其事曰市井爲樂耳帝怒曰爾欺我至是尙爾邪揮之以肱后仆於闥自是遂得疾

壽仁后惑日者言已有厄於大內靜處築精室獨居以道糝事佛病革遂終於此長御欲之椒殿取禮服偶內人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使余憑誰禱此禱罷既不得周身則相與舉簣以歸于鳳儀及半途或妄曰風王至則皆委之而走時泰安恍惚內中畏避之故也及久知訛傳方再有至者則爲廊日所暴體色黝然矣措之大寢宮人無計致鮑於地以蓮數十金餅亂其旁泊事聞於外梓人進棹幾有小白之此後葬於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攢人共怪云

長秋所生母舊隸德壽爲樂部以久次出適於外矣一日奏樂上以爲不諧中貴人奏近老舊者得旨嫁出今皆新習未能串便欲使已嫁出者通籍復入庶新故參教上可之自是悉還然后母在外孕身已數月矣將及期宦者奏乞復外館憲聖后曰

第令產仙韶無害也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視云使汝長福祿及吾左右皆失笑雖一時戲言後乃符驗云長秋自是亦養宮中既久新樂純習熟其所生與儔侶俱還民間后乃在楊才人位爲義女而以琵琶隸慈福宮其生在壬午至紹熙之季蓋已長矣今上以嘉邸踐祚於東朝爲重華承嫡主喪故久於彼一日朝長信偶酒後盥手后奉匱以前帝悅而灑之自爾得幸久而憲聖知之幾欲賜扑大端王去爲力諫之曰娘娘尙以天下昇孫一婦人何足惜且是事不可使外人知也東朝雖少解然終不釋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回南內部舍而復之故后暫居去爲家而去爲之子瑜自是得幸及阜陵禮畢上歸舊東宮以便御視朝長秋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后既上仙所幸宦官王德謙將詣於東朝憲聖語曰乃翁舊欲吾堂前一人尙不與之德謙頗黠則奏之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今大內人物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昇後宮繼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帖伏甚於保愛上躬爲宗社大計非輕憲聖稍解曰汝此言亦不爲無理德謙知有間可乘又使中貴人僂和以爲娘娘

尙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皆宜子浸潤鼓扇慈福遂以賜甯宗漸進爲婕妤時韓侂胄用事知王瑜之舊也瑜遂不得入內時曹氏亦得幸於上韓復左右之故后尤自抑勵讀書節已挾數以御同達者一時故有賢稱韓無自窺之

今東宮遷入實餘杭宗室善下居其閒而韓侂胄與善下厚故得導達也然同時入者亦一二人惟韓后獨喜今儲營因與內人馳逐總角皆鬢髻人欲爲梳櫛者悉不可必得媽媽方結蓋常時后自爲東髮故也由此韓后鍾情遂決爲嗣同入者復出後聞繼莊文者亦在當時選中此寔天命也夫以雖因善下出入韓氏導達而致苟非其人者詎能致哉

韓成恭上仙後後宮爲上所眷者今長秋與婕妤曹氏耳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爲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厚於韓侂胄或謂亦與之嬖韓侍禁中時多在曹位故鑄金之際意自輕重然曹罕術今長秋能挾數以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密間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有二人懷春而病事且媾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閣皆同日今長秋故遜曹使朝飲而已飲

於夜曹不寤也逮盱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位已奏恭肅帝輦矣奏趣重疊上起泊至楊所則自從容且遂畱寢故能舐筆展幅以請奎章上卽書貴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齋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故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君臣相謔乃爾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旣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其見高於李守素多矣

文水縣西有山險可據保正石頰聚衆據之時抄虜游騎且斷其運道數夜犯其小寨粘罕怒遣重兵合攻之遂擒頰釘於車上將劓之已劓刃於股而色不變奇之好

謂曰能降我以汝爲將賴怒日罵曰爺能死不降爺姓石名石上釘槪更無移易也
罕怒寸磔之罵不絕聲而死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善之爲中舍時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內閣
坐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標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後有學生
類貢進士秦暄呈文采艷麗子山兀坐靜觀反覆幾成誦雖酒殺問勞沓至及晚竟
不出乃退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卽以是命題此賦果精
衆考官皆稱善泊揭曉乃孫果首選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
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掣然當心致片紙
付入獄是日岳王薨於棘寺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
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
曲五顯廟尙靈舊在大理寺墻下順葬之北三之潛身素有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橋

於上讖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鉛
笏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班職爲賞其子始上告官悉
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尙可更斂禮服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墨客揮犀十卷

宋彭乘撰案北宋有兩彭乘一爲華陽人真宗時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宋史有傳其作此書者則筠州高安人史不載其仕履故始末無可考見書中稱嘗爲中書檢正又稱至和中赴任邕州而不言其爲何官又自稱嘗至儋耳其所議論大抵推重蘇黃疑亦蜀黨中人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十卷續十卷稱不知撰人名氏今本爲商濬刻入稗海者卷首直題彭乘姓名蓋以書中所自稱名爲據而止有十卷則已佚其續集矣書中如陳瑩中言後苑牧豕狔狔潘大臨作滿城風雨近重陽詩彭淵材遊興國寺諸條惠洪所作冷齋夜話亦載之皆全同其文不易一字惠洪本高安彭氏子與乘同族同時不應顯相蹈襲若此又如魏舒詣野店張華博物傳融有三子諸條皆

全錄晉書北魏書原文別無考證亦不相類疑原本殘闕後人又有
所竄入然於宋代遺聞軼事以及詩話文評徵引詳洽存之亦頗資
參考焉

古今說海

墨客揮犀

說略五 雜記五

張相昇爲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顧謂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謂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曳朱腰金不如陛下爲孤寒也帝曰何爲也奏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容之近侍皆爲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尙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人於榜下擇壻曰纓婚其語蓋本諸袁山松尤無義理其間或有不願就而爲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嘗有一新先輩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辭避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託迹高門固幸待歸家

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鑿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鑿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花瓣悉張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毘陵郡士人姓李家有女方十六歲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揜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河州有禽名骨託狀如鵬高三尺許常鳴自呼其名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樂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卽啄而吞之良久牽出是石已如泥矣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爲羣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骨肉靡碎乃去蓋獨象乃衆象之最獷悍不爲羣象所容者故遇之則忿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墜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一溪蜈蚣亦隨之蛇之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旁而出析蛇視之已無腸矣傳言蠅蛆甘帶蠅蛆卽蜈蚣之別名

蝸牛不獨能伏蝸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梁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或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乃邑之老書吏也曰知驗傷不見跡此易辯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千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龍幾先朝奉云古乘

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大奇之

墨客揮犀終

古今說海

續墨客揮犀

說略六 雜記六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籠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菴常過其間名之曰捫蝨菴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惜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曼卿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劉潛以藩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撫潛屍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事併集其家

鄆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雉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爲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尙寒與姥對爐而坐有一猫正臥其側家人指

猫與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耳於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華嶽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瀝口中呼爲臥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護之不欲人之褻慢邪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歐陽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無常鐘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鳴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詩人信不謬也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

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年九十餘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扑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何鬼敢爾命開戶移榻於中庭持刃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守宮其形大槩類蜥蜴足短而加闊亦有金色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不敢竊發鑰故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於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卽吐血汚其衣或曰以守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尙在其制如佛寺所繫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就士師聽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經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

并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
姦人殺夫婦人與其謀

漁家以獠獠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於江
湖溪沼間垂釣布網者但至心默倒誦揭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
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爲羣漁所仇乃越境而遁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
故國霜前白鴈來卽此也

夜藏飲食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食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
者得黃疾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李庭彥獻百韻詩於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惕然傷之
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庭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
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閩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

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就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東漢人無復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膏於蛛網爲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徐行入草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按芋梗傅之則愈

王舜求云蒿菜出高國有毒百蟲不近蛇虺過其下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唯生薑汁解之

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頰魚後食荊芥湯卽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食他魚亦宜禁之

續墨客揮犀終

古今說海

聞見雜錄

說略七 雜記七

太祖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庭臣無廻避禮後太祖每曰安得如王朴者相之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卽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一日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然臂香以禱宮人內璫皆然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答上心憂懼溫成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爲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乃曰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至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冊免議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京雨遂霽

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

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眞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共親近且畱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疏遠雖畱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頭卽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旣以臣奏爲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畱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公不答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眞宗出章疏先公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旣拜而髻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撇地楊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太祖一日幸後苑賞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

杖過其舍而簪于髻上上還軌取花擲地上顧之曰我辛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邪卽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爲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卽曰我白汝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卽數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太祖卽位方鎮多僭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之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爲主邪方

鎮皆再拜呼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母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傾圯經歲不開家人一日語之文靖不答累以爲言文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亦不之問

廣東老嫗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嫗懼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鄰里驚之以爲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於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如彈丸狀如水精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於朝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仙人像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觀者必秉炬而入有落燼卽旋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

夔峽將至灩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

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別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歷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文懿爲射洪令時出城遇村寺老僧於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爲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太宗卽位以太祖諸子並稱皇子嘗曰猶我子也何有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之類非典故也予丞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各冠其父祖所封國曰王子公孫皇字惟皇子得稱焉時相呂申公喩太常少卿梁燾阻格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歷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爲宗正寺修

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宗次道輩是也未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爲丞方建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蓋慶厯前皇族女尙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予請於朝宮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於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人可也朝旨從之遂獲成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記與日厯修著其禁甚嚴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錄蓋丞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自予罷丞今十餘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縹黃金軸神宗時詔爲黃金梵策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用此制又以黃金爲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於太廟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報正官乞修寺書自司馬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用玉簡刊刻如冊者也其玉牒典制尙不悉知書之廢亦宜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山房隨筆一卷

元蔣子正撰子正不知何許人惟書中杜善甫一條內有余分教漂陽語知嘗爲漂陽學官又有穆陵在御語爲宋人入元者也所記多宋末元初之事而於賈似道事尤再三深著其罪於鄭虎臣木棉庵事敘述始末亦比他書爲最詳惟所記陸秀夫輓張世傑詩似出附會厓山舟覆鯨海沸騰烏有吟咏之暇且詩中曾聞海上鐵斗膽句亦不似同時之語朱國楨湧幢小品謂世傑溺死在秀夫赴海之後亦以此詩爲疑所言良允殆好事者欲褒忠義故造斯言歟至於以夏貴之降歸咎似道未爲無理而反復解釋反似於貴有恕詞未免有乖大義觀者不以詞害意可矣

古今說海

山房隨筆

說略八 雜記八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下果誼譁辛問啟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卽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經席而去厚餽焉席散南軒邀至公廡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爲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章得此意願君有意爲發幽潛改之卽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陳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南軒爲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珠邪又稼軒守京口時大雪率僚佐登多景樓改之弊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爲韻卽賦云功名有口易貧賤無交難自此莫逆云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嵬坡萬馬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曰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鴈飛

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郢州擁佑景炎祥興於海上擁兵南北岸一日忽大風雨行止皆不利郢州舟覆而薨翌早羣屍棺斂焚島上其膽如斗更焚不化諸軍感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金天上我關係不小後身出必驅除恢復矣此詩全篇不傳忠誠義烈雖亡猶耿耿也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爲龍翔宮書記北朝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上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塵正押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燕脂又口婦云雙欄垂鬢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限何曾見爭捲珠簾看鷓鴣觀中有趙太祖眞容北來

見者必拜聶因題其上鳳表麗姿儼若新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怪君非魯河北
山東總舊臣

三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
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林試神童科不甚達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檣燕之雷朝飛南
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鸞之舞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
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
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
嶺修竹茂林羣賢畢至端平中余中周翰分教毘陵題捷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
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
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惜未見全篇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
飯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
上北邙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閭一似昭君遠嫁胡點點一身歸故國區區千里
逐狂夫慵拈簫管吹羌曲懶繫羅裙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此
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爲美談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
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
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靈施張不許織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
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漱溪張復題雨竹圖云娟娟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之淚痕猶濕風竹圖云可屈者
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盡掃秋月有思致可采

天台陳剛中孚在燕端陽日當母誕作大常引二章云綵絲堂上簇蘭翹記生母正
今朝無地捧金焦奈煙水龍沙路遙碧天迢遞白雲何處急雨蕭蕭萬里夢魂消待

飛逐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奈無策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疎雨寒燈斷魂赤城霞外西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蒲醕漫盈樽倩誰寫青山淚痕時爲編修云
三山卓用字稼翁能賦馳聲嘗作詞云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傑都休其爲人溺志可想

翰林學士王文炳鐵樵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鎚銅山可破鎚不可缺金埒可碎鎚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饜上帝憤之以鎚畀著著王千戶名也鎚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首匪鎚之重唯人之勇匪鎚之功惟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勛鎚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婺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饑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桐油一老下碓詢所以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問往紹興何爲野水言學正任滿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倒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碓不顧野水怪之

出問其鄰曰此何人也鄰人云此我郡傅省元兵革以來隱處山中父子確油種藝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不滿先生一笑中傅觀詩訖召坐曰子真悟者邪卽命置飲食勞之要之山澤之曠長往不返者顛崖果何限也役役蝸蠅苟竊升斗彼視之一噓耳

趙靜齋淮被執於漂陽豐登莊至府辭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猶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卽登櫂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隲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啟收骨散之於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下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拏死在瓜州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潛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從不返死葬海傍山上

探花王昂榜下擇婿時作催妝詞云喜氣滿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紫薇花下悟身

非凡客不須脂粉污天真嫌怕太紅白畱取黛眉淺處共畫章臺春色

湘人陳誥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誥二字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誥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欄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霑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卽取空名制幹筭填陳姓名檄入制幟旣而並迎陸入卽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卽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尙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叙誥之過陸歎慨旣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誥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誚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誥入幟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誥同宴明日列薦誥且除柳名陸遂將誥如江陵見之閻公秋壑俾充幕僚誥不獨洗

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爲佳話矣

楊州瓊花天下祗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絕句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北方王郎中宥有歸婦吟其序曰天馬浮江兵強將銳所征無敵所掠無遺俘戮之民奚啻億萬然生死存亡悲歡聚散豈無數存乎其間夫劉氏者吉之永豐人也問其父母兄弟舅姑夫與子皆在焉夫我不知則已既知之何獨不令其歸甯於父母乎吾力雖不能使其死者生亡者存亦可謂歡悲聚散者嗚呼不幸之幸莫大於斯故不可無一言以送之東平士王宥詩曰烈火俱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淚眼雙穿望白雲殘日鷓鴣還有難北風鴻鴈正離羣新詩送汝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文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攜傾筐一身不蠶甘凍死祗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

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寇讐開口
強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孤死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繡鞋脫羅
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
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砍殺○鶻鶻鶻鶻鶻鶻帳房徧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
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爲妻拏願言相憐莫相妬這個不是
親丈夫辭意婉切誦之可傷此金沙潘武子文虎四禽言詞也少有雋才善賦

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
無住處不如歸去○脫卻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廉叔
度脫却布袴○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換起醒三閩提葫
蘆○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
也哥哥寓意甚遠諸作不及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尙輝煌底知事去
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畱渠住空

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湯西樓詩云檀板敲殘月上花過墻荆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甯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捷池雨產在官蛙木綿菴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簪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因此每朝士鄭姓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竄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爲押送官虎臣遂請爲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往爲虎臣一路陵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綿菴病篤泄瀉踞虎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抵恁地死遂鎚數下而殞先是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常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飽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意責之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裙摭

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吏僕以次病死人謂眞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足軟而卒履齋終不免秋壑後亦遭鄭虎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秋壑亦與焉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答似道側坐於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命館人訪鄭且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爲鄭減抑介如作綿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得命放回日就取之去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隕無許多苦惱鄭卽云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欲其死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無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嗚呼祗此四句然哀激之悃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

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葛嶺西游人誰敢問蘇隄勢將覆鉢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畱題算來祗是孤山耐依舊梅花伴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壑賜第正在蘇隄葛嶺孤山之近游人常往來此地有游騎過門偵事者密報必爲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世變而凌夷矣

蔣子正撰
字平仲

山房隨筆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諧史一卷

舊本題宋沈俶撰俶始末未詳書中載有趙師彛爲臨安尹時事則嘉定以後人矣所錄皆汴京舊聞以多談嘲之語故名曰諧史其載吳興項羽廟事謂鬼神之於人但侮其命之死及衰者又謂癘魅罔兩假羽名以興禍福所論頗正然與書名殊不相應疑亦後人雜鈔成編也

古今說海

諧史

說略九 雜記九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死與命或未衰則縱使爲妖爲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吳興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爲守居之無害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廳事以故多不利於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也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於郡廳事安床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再拜祠以太牢既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惠明而季恭彥瑜差無聞然此非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霽川城之北門有祠號

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卞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秀才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於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遇災荒而幸糴價之高遭艱厄而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啻霄壤耶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尙氣喜從賢士大夫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欸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尙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患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旣蕩獨楊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資遂狂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

有之物仍復妄爲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蕩焉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摔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子遺邪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噤咽良久收刃却立曰爾畏死給我邪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是謝絕羣不逞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爲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慶厯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爲不軌知城中之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爲妻且曰女若不行卽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

得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殘於輿中賊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三人縋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爲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於敗嗚呼識去就知廉耻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出於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觀之甯不有愧於心耶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閔中之女也嫁郡士張弼建炎己酉虜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和人大恐弼與鄰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爲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虜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汝甯肯爲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助虐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周王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也生而穎悟廣穎豐頤凜不可犯名聞外夷天聖以來

太宗諸子獨元儼存仁宗眷寵尤異儼好坐木馬遇饑則於其上飲食仍奏樂於前或終日在上酣飲慶歷四年封燕王時富鄭公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其首策曰北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所以視中國用人亦如其國燕王威望著於北虜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兒啼卽止每牽馬牛渡河旅拒以進必曰莫大王在海裏其畏之如此虜主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今年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虜以爲重今王之薨必以朝廷爲輕矣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慙然而書之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奇哉殊快人意

京城闐闐之區竊盜極多踪跡詭秘未易根緝趙師彛尙書尹臨安日有賊每於人家作竊必以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雖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闕傳京

邑不曰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一賊至謂此卽我來也亟送獄鞫勘乃略不承服且無贓物可證未能竟此獄其人在禁忽密謂守卒曰我固嘗爲賊却不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好相看我有白金若干藏於寶叔塔上某層某處可往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其相侮賊曰毋疑但往此方作少緣事點塔燈一夕盤旋終夜便可得矣卒從其計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密以酒肉與賊越數日又謂卒曰我有器物一襲實侍郎橋某處水內可復取之卒曰彼處人鬧何以取賊曰令汝家人以籬貯衣裳橋下洗濯潑撥襲入蘿覆以衣舁歸可也卒從其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甚喜而莫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略出四更盡卽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至累汝設或我不復來汝失囚必至配罪而我所遺儘可爲生苟不見從却恐悔吝有甚於此卒無奈遂縱之去卒坐以伺正憂憊聞簷瓦聲已躍而下卒喜復桎梏之甫旦啟獄戶聞某門張府有詞云昨夜三更被盜失物其賊於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師巽撫案曰幾誤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犯夜從杖而出諸境獄卒回妻曰半夜後聞叩門恐是

汝歸亟起開門但見一人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器也乃
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賂卒賊竟逃命雖以趙尹之明特而莫測其姦可謂黠矣卒
乃以疾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子不能守悉蕩焉始與人言

宋沈俶撰

諧史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昨夢錄一卷

宋康與之撰與之字伯可又字叔聞號退軒滑州人故自署曰箕山此書末有小傳乃稱爲嘉禾人蓋南渡後流寓也建炎初上中興十策爲汪伯彥黃潛善所抑不得用及秦檜當國乃附合求進擢爲臺郎後遂專以歌詞供奉厠身優伶之班大爲士論所不齒所撰頤庵樂府五卷爲談藝者所輕世不甚傳今亦未見其本其僅存者惟是編皆追述北宋軼聞以生於滑臺目覩汴都之盛故以昨夢爲名所記黃河卷掃事竹牛角事老君廟畫壁事亦可資考證其西北邊城貯猛火油事遼史先有是說然疑皆傳聞附會終遼宋之世均未聞用此油火攻致勝且所產之地在高麗東高麗去中國至近亦不聞產此異物也至開封尹李倫被攝事連篇累牘殆如傳奇又唐人小

古今說海 說略丙集 昨夢錄

說之末流益無取矣

古今說海

昨夢綠

說略十雜記十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嘴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陬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故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忘之矣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眞琉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鼈遇之皆死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真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升廳懷中出一積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違條礙法事唯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路自辰已至申西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闈者云我勾人至矣以積付闈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搯笏攀緣以入足跌顛於限下闈吏導李至第二重闈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捩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

楚而自伏矣李方怪無公吏輩有諾聲於庭下者李遽還揖之間之卽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幞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旣入則供帳床榻裯褥甚都有幞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所不忍聞旣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眞決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眞決命官依得祖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卽無眞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饑否李謂自辰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饑於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送請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駝黑者

謂之後醮近稍近弮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遇有鬻犀帶者無他文但峯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鬻爲寺居親舊絕無牢落淒涼斷其蹤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過存問勤屬時餽殺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爲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某山間有菴血屬在焉共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卽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於是辦舟贈錢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於我至厚何以爲報僧曰旣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留其孥於菴中僧爲酌別飲大醉遂行翌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旣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

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爲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即自引決則曰今幸尙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於是悲慟作家書畢自沉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霽川有赴郡自首者鞠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勅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紹興辛巳余聽讀於建昌教官省元劉溥德廣語及余所生之地曰滑臺劉曰聞人之言黃河漲溢官爲卷掃其說如何曰予不及見也尙聞先父言斯事民甚苦之蓋於無事時取長藤爲絡若今之竹夫人狀其長大則數百倍也實以芻藁土石大小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用之大者至於二千人方能推之於水正決時亦能遏水勢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於深淵耳此甚爲無益焉舍是則亦無他策也或不幸方推之際怒濤遽至則溺死者甚多大抵止以塞州城之門及鹽官場務之衙宇

耳瀕河之民頗能視沙漲之形勢以占水之大小遠近往往先事而拒逆來所以甚利便也又有絞藤爲繩緼結竹篾筏木柵等謂之寸金藤有時不能勝水力卽寸斷如剪郡縣又科鄉民爲之所費甚廣大抵卷掃及寸金藤白馬一郡每歲不下數萬緡白馬之西卽底柱也水常高柱數尺且河怒爲柱所扼力與石鬪晝夜常有聲如雷霆或有建議者謂柱能少低則河必不怒於是募工鑿之石堅竟不能就頗有溺者了無所益

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夤緣以至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求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

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噴目怒髻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龐秀可比臺閣至於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龐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足以作近侍近侍繼可強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間人也爾所作怒目虬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與其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爾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資償之請隱士畢其事少董曰余評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物於人間爲至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無溢蓋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於奪天巧而破鬼膽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故於論隱士之畫也亦然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卽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

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巹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爲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聞教訓男卽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卽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屬旣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壻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崇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語甚款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卽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民居鮮少常欲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醕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至語楊曰速來居

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則皆不願其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卽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衆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闕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損囊箱所有易絲與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

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中矣未幾
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宋康譽之撰

字叔開號退軒
老人箕山人

昨夢錄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三朝野史一卷

舊本題宋無名氏撰記理度端三朝之事然書中稱大兵渡江賈似道出檄書又稱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大元則元人作矣書僅十九條率他說部所有似雜摭成編之僞本然賈似道甲戌寒食一詩厲鶚宋詩紀事既據此採入所不可解豈亦如鄭景望詩之誤採蒙齋筆談乎

古今說海

三朝野史

說略十一 雜記十一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於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奧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奧中簾幕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旣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圓寂於法堂上頃間浩堂裏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遠自恃冊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污濁功則有之忠則未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由此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冊立濟王爲帝事敗濟王遇鳩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欲屠湖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

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其威靈也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馬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有愛寵林夫人者見其起可疑亦推枕而起相隨於後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裕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營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娼傳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畱訟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屋錢直侍光祖任滿有士人踰牆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牆搜處子詩士人乘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搜謝砌應潛越安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

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配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旣幸免決罪反因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金陵帥闔趙以夫過衢州訪祕書徐霖相見後覲面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何事元來哭世道艱險小人在朝君子在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與霖俱懷縉緯之憂故也

理宗祀明堂徐清叟爲執綏官玉音問曰貓兒捕鼠如何清叟急機答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應對雖捷然理宗本命屬鼠一時答問不覺觸突天聽理宗度量恢宏亦不之咎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陪祀登拜郊臺精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略恢答曰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傳之祕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晒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

朝縉紳皆喜之

至元丙子春淮西闔夏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至元己卯薨有贈以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聞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大兵渡江賈似道卽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二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十一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羣從尙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褻之聖躬今天子孤惇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陆危甯無邦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合唱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尙永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乃父涉開闢淮東爲國宣勞似道闔帥兩淮効父之故智闔才有餘相才不

足自當軸以來收畜古銅器法書名畫玉器珍寶金銀貨泉用譚玉辨驗以元老之尊肩就與賤娼潘稱心褻狎貪財好色一至於此敗壞宋國遺臭萬年

宋興於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顯顯德二字不期而合周以主幼而亡宋亦以主幼而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大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伏而被誅陳宜中當國之日韓震無辜而被殺此造物報應之理也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絕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箇悲明年謫死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後鳳樓空倚筇曾向錢塘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日預陳易簣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

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貪狼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畱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厚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爲邪讀之雖可怒可笑可恨其文自好

丙子三宮赴北行省俘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齋僕足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州橋吳府子弟名棠孫僅一入齋至是乃爲齋僕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趨趨不行人箠以棍棒三下登舟餒甚得粥飲一桶無匙箸乃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授諸路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文文山天祥留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觀宜中客死暹羅雖免作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尤得其死方蛟峯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服終其身尙得爲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

北人有詩云當今不殺文丞相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侯齒日忠如蜀將斫頭
時乾坤日月華夷界岡嶺風雲草木知未必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
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縉夢裏功名黍
一炊鐘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
門生憐未死青衫留得裹遺尸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諫不從彭曰不把錢做錢看把人做人看無不可
築之理既而城成僚屬乃請立碑以紀之大雅以爲不必但立四大石於四門之上
大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爲西蜀根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蜀亡城猶
無恙眞西蜀根本也

三朝野史終

宣統元年七月出版

不許複製

藏版者

集成圖書公司

印刷所

上海南京路
集成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集成圖書公司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廣東 山西
集成圖書公司

經售處

各埠大書坊

古今說海全部計十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正

高 山 氏 書
圖 贈 捐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132B

